· 中医英译 ·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唯一还是多重标准？

兰凤利

中医学起源于我国，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其概念、理论和临床实践都有深厚的积淀，与中华文化水乳交融，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知识体系；中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宝贵的贡献；当今西方对中医的传播需求越来越迫切，研究中医、翻译中医文献，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和语言学意义，还具有政治意义。在中医西传的过程中，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仍存在较多问题。

1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历程回顾　据初步统计，1980 年至今，国内至少出版了 28 部“汉英中医辞典”，同一术语的英译名称相去甚远；在美国，魏迺杰（Nigel Wiseman）博士所提出的英文中医名词术语体系被两家中医文献出版社（Paradigm Publications 和 Blue Poppy Press）确定为其出版物之英文词汇标准；在欧洲，德国学者文树德（Paul U. Unschuld）教授、英籍中医学家马万里（Giovanni Maciocia）等采用了各不相同的英文中医名词术语体系（表 1）。基于相同的中医文本，国内外的英译文本却有着极不相同的表达，这无疑妨碍了中医学及其负载的中医文化的对外译介、传播和交流。

表 1　中医基本名词术语英译情况简表

中文	译语 1	译语 2	译语 3	译语 4
五行	five elements	five phases	five agents	five elemental phases
经脉	meridian	channel	vessel	meridian vessel
五藏	five zang organs	five viscera	five depots	the yin organs
六府	six fu organs	six bowels	six palaces	the yang organs
正气	healthy qi	upright qi	normal qi	body resistance
邪气	pathogenic qi	evil qi	pathogenic agent	pathogen; pathogenic factor
证	syndrome	pattern	configuration	conformation
疝	hernia	genital disease	lower abdominal colic	mounting
消渴	diabetes	dispersion-thirst	wasting-thirst	melting-thirst
奔豚	gastroenteron-eurosis	Running-piglet	“running-pig” syndrome	

为了使“中医名词术语英译”真正实现“标准化”，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一直不懈地努力着。世界卫生组织（WHO）曾于 1981—1991 年就针灸经穴名称的国际标准化问题专门成立工作小组进行讨论，并先后颁布了 2 批标准化方案；谢竹藩教授主持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课题，其成果《新编汉英中医药分类词典》（2002 年）、ON THE STANDARD NOMENCL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03 年）均由外文出版社（北京）出版，分别向国内外推行；中国中医研究院王永炎院士、梁菊生教授、朱建平教授牵头实施的国家科技部 2000 年度科技基础性工作基金立项项目“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之研究成果，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科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的《中医药学名词》（2005 年），出版后，其中规范的英文术语即在国内学界引起争议[1]。2004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启动了“传统医学术语国际标准化”工作。历时 4 年，2007 年 10 月 16 日，WHO 首次正式公布了《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众多版本的“汉英中医词典”、数个版本的“标准化”方案难免会令人感到困惑、无所适从：究竟是你制订的方案“标准”？还是我制订的方案“标准”？多年以来，一直各执一词。从表 2 可以看出，世界卫生组织（WHO）1991 年所颁布的《针灸经穴名称国际标准化方案》（A Proposed Standard International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 Geneva; Standard Acupuncture Nomenclature, Revised ed., Manila）并未得到很好的推行。如果不能付诸于实践，无法体现在英文中医出版物中，再好的标准化方案也没有价值和意义。

表 2　WHO 针灸经穴名称国际标准化方案推行情况简表

中医名词术语	WHO 国际标准化英译名称	国外流行英译名称
经脉	Meridian	Channel
三焦	Triple Energizer	Triple Burner
督脉	Governor Vessel	Governing Vessel
任脉	Conception Vessel	Directing (or Controlling) Vessel
冲脉	Thoroughfare Vessel	Penetrating Vessel
带脉	Belt Vessel	Girdle (or Girdling) Vessel
太阳、阳明、少阳	Taiyang, Yangming, Shaoyang	Greater Yang, Bright Yang, Lesser Yang
太阴、少阴、厥阴	Taiyin, Shaoyin, Jueyin	Greater Yin, Lesser Yin, Terminal (or Absolute) Yin

作者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外语教学中心（上海 201203）
Tel: 021-64108706, E-mail: fengli.lan@163.com

万方数据

长期以来,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还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同一中文术语同时拥有多个英文译语的情况相当普遍——这可能是源于对同一中文术语的不同理解或是由于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造成的。那么,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到底应遵循唯一标准还是多重标准?本文就从中医学概念的源流、翻译策略的主要争议——西医学术语的使用两个方面回答并论证本文的论点——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应遵循唯一标准。

2 中医学概念的源流 不同医学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必然首先体现在专业术语上。术语是沟通概念的唯一途径。众所周知,时至今日,中医学仍然宣称遵循着《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难经》、《伤寒杂病论》(后人将其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中医典籍所建立的系统;中医学是在古代中医典籍的基础上系统化形成的;绝大多数代表中医学专门知识的概念在中医典籍中首次通过隐喻(metaphor)、以类比(analogizing)的方式命名、形成,体现着中医学特有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医学术语都同时具备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因此,对于中医学概念根源的研究,并非单单只因为历史性的缘故。

中国哲学的主题是"天与人"即"天道与人道",把"天"看成是"人之天",把"人"看成是"天之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通过探讨天人之际、构建"天人之学",为人建构精神家园和价值世界。中医学基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基础,通过隐喻、以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陈述、建构了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促进着中医学的发展:引入并建构中医学的精气、阴阳、五行学说,解说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建构藏象系统,阐释藏府功能;推论气血运行,阐述阳气生理;建构经络理论,阐释气血多少;建构病因病机理论,阐释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建构治疗体系,阐释腧穴、药物功能,确立治则治法[2]。因此,隐喻、取象比类思维亦相应广泛地反映在中医名词术语体系的形成上,即取象命名。比如"天有经水,人有经脉"(从自然现象取象命名);脉诊中用"权衡规矩"形容四季脉象;以"藏府"(仓库、宫府)表达人体器官(从生活现象取象命名);"关门留寇"、"正邪相争"(从军事现象上取象命名);"君臣佐使"表达方剂的配伍原则(从政治现象取象命名);"提壶揭盖"、"逆流挽舟"、"增水行舟"表达治疗原则(从自然、生活现象取象命名),等等。

可见,绝大多数中医学术语体现着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同时具备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但是,无论是国内学者、国外学者,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筹建的专家组,在为中文中医名词术语择定标准英文译名时,往往仅注重反映该术语一方面的价值,主要是医学价值,而忽略其文化价值和史学价值,从而使英文译名丢失了体现着中医学核心思维方法——取象比类的取象命名法。

对于通过隐喻、以类比的方式命名、形成的中医概念究竟是根据其字面含义(本义)还是其比喻意义(引申义,即在中医学语境中的含义)来译解,还有很大的分歧。也正是这类中医名词术语常常出现一名多译的情况。文树德(Paul U. Unschuld)教授曾经提出决定"比喻"存亡的理性原则——既然中医至今仍然以《黄帝内经》所建立的概念系统为圭臬,因此在《黄帝内经》时代便存在的比喻就应予以译出。如,他认为,"脏腑",《黄帝内经》中写做"藏府",就应译为 depots and palaces[3]。

鉴于通过隐喻、以类比的方式命名、形成的中医概念体现着中医学特有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大多数代表中医学专门知识的概念在中医典籍中首次通过隐喻、以类比的方式命名、形成;中医典籍中的中医概念既是现今中医名词术语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又反映了当时医学概念的面貌,同时具有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通过隐喻、以类比方式命名、形成的中医概念,应采用反映中医名词术语隐喻内涵的翻译策略——即据其本义翻译,以保留其原始的隐喻内涵,从而使英文中医术语同时具备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反映中医学特有的取象比类思维模式。如将"经脉"译为 vessel,"五藏"译为 five depots,"六府"译为 six palaces,"藏象"译为 visceral image 或 image of the depots,"标本"译为 root and tip,等等。然后,在概念描述或定义部分说明概念的源流、演变及其所具备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如"脏":depot。脏,经历了一个"臧-藏-臟-脏"的演变过程。"脏"("藏")的原型是上古帝王设置的一种放置珍宝印玺、文书档案、诰命册书的库房。"藏"内的物品极其珍贵,一般只进不出。由于中医学中的"五脏(藏)""藏精气而不泻",所以古人借用"藏"的含义和名称来表达人体的"五脏(藏)"——心、肝、脾、肺、肾。

通过隐喻、以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不仅陈述、建构了中医学理论体系,而且也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方法之一。如上文提到的"提壶揭盖"、"逆流挽舟"、"增水行舟"就是三种分别由名医朱丹溪、喻嘉言、吴鞠通通过隐喻、以取象比类方式发展出来的三种临床有效

万方数据

的治疗法则[2]。所有热爱中医事业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医学以其本来面目(包括其医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史学价值)被完整地译介到西方。"中医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工作亦应以中文中医名词术语的源流研究为前提,采用反映中医名词术语隐喻内涵的翻译策略,以反映中医学独特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这对于继承、发展、传播中医学至关重要。

3　翻译策略的主要争议——西医学术语的使用中、西医学用语无疑都是一种专业语言。"专业语言"在现代词汇学的定义就是指一种为专业领域人士所使用,并具有"术语"(terminology)的语言。而术语是用以勾通专业概念的唯一途径。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医学中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字、词大部分是普通语言字、词,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大部分西医学词汇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大约有10 000 个希腊或拉丁词素在文艺复兴时期进入英语,并最终成为英语词汇的一部分。

实际上,中医学术语和西医学术语均可分为三大类:(1)普通语言用词;(2) 各自学科的专业术语;(3)各自的医学来源词。

3.1　三类中医学术语　魏迺杰(Nigel Wiseman)博士和文树德(Paul U. Unschuld)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4]。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入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如窍译成 orifice,穴译成 point 或 hole、卫译成 defense、邪译成 evil、命门译成 life gate、督脉译成 governing vessel,等。

根据笔者对中医学术语体系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对《说文解字》的理解和认识,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宜分为三类:第一类由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身体部位及器官——心 heart、肝 liver、脾 spleen、肺 lungs、肾 kidneys、血 blood、鼻 nose、目 eye、耳 ear、头 head、脚 foot、胸 chest、腹 abdomen 等,症状——发热 fever、头痛 headache、痛 pain、咳嗽 cough、心悸 palpitation、健忘 forgetfulness、头晕目眩 dizziness、呕吐 vomiting、恶心 nausea、泄泻 diarrhea、便秘(不更衣)constipation 等,某些疾病名称——疟疾 malaria、霍乱 cholera、麻疹 measles、麻风 leprosy、癫痫 epilepsy 等,某些季节气候性的病因——风 wind、寒 cold、湿 dampness、燥 dryness、火 fire,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常常通过隐喻、以类比的方式命名、形成,反映着中医学特有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如藏 depots、府 palaces、经 meridian、络 collateral、脉 vessel、窍 orifice、穴 point or hole、正 upright、邪 evil、督脉 the governing vessel、任脉 the controlling vessel、命门 life gate、伤寒 cold damage、温病 warm disease、风火眼 wind fire eye 等,通常同时具备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疒部》中的某些形声字——疝、疸、痈、疡、痔、痿、痹等。

把 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 和 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 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疾病的共同认识。

3.2　三类西医学术语　关于西医学术语(Western medical terms),魏迺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 fever, chill, cough, cold, hiccough, headache, pain, tenderness, soreness, palpitations, bleeding, hot flushes, forgetfulness, dizziness, vomiting, blindness, jaundice, deafness, nausea, emaciation, diarrhea, constipation, goiter, sores, corn, sty, boil, measles, mumps, and fracture;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 conjunctivitis, anemia, hypertension, paranasal sinusitis, trichomoniasis, arteriosclerosis, optic atrophy, hyperchlorhydria, coronary thrombosis, glomerulonephritis hematoma, cerebrovascular ischemia;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 enuresis, lochia, pharynx, larynx, dysphagia, strangury, scrofula, tumor, fistula, miliaria, macule, papule, and diphtheria。

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 anemia、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

万方数据

魏迺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3]。笔者颇为赞同。

3.3 西医术语中译的经验和教训 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文化交流史上鲜见的盛事。从西医中译的历史及现实可以看到,第一类和第三类中医学术语成功地表达了西医学知识,而使用第二类代表中医学专业知识的术语翻译西医学的专门术语则产生了中西医学概念的内涵混淆不清的情况,甚至发生了错误。比如:

3.3.1 将 typhoid 译为"伤寒" Typhoid 或 typhoid fever 指的是"infection of the intestine caused by Salmonella typhi in food and w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 of the intestine)[5]。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如《素问·热论》所言:"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如《难经·五十八难》所言:"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这一翻译混淆了西医学中的 typhoid 和中医学中的"伤寒"的区别,从而造成了误解,甚至误导了读者。而今,还有以 typhoid 译中医学"伤寒"的情况出现。

3.3.2 将 surgery 译为"外科学" Surgery 指的是"treatment of a disease or disorder which requires an operation to cut into or to remove or to manipulate tissue or organs or parts"[5];而中医"外科学"是"研究体表病证的病因、病机、治法为主的专门学科"[6]。许多中医生、中医专业的学生,甚至中医外科学方向的研究生,常常把"中医外科学"翻译成 Surgery in TCM。实际上,"中医外科学"应译为 External Medicine in TCM,因为真正的 Surgery in TCM 在华佗去世(208 A. D.)后就逐渐没落、甚至销声匿迹了。

我们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即尽量避免使用代表西医学专门知识的词汇表达中医学特有的概念。

西医东渐之所以获得了巨大成功,关键就在于西医学被完整、独立而又有系统地以直译为主的方法翻译成中文。随便打开一本中国出版的《英汉医学词典》,我们会看到 conjunctivitis 的中译名是"结膜炎",随后的例子如 acute contagious conjunctivitis 的中译名是"急性触染性结膜炎",globus 的中译名是"球;球(状)感",随后的例子 globus abdominalis 的中译名是"腹(部)球(状)感"、globus hystericus 的中译名是"癔症球,癔病性窒息(感)"[7]。这些中文译名对中国固有的传统医学术语体系来说,无疑是异常陌生的。但是,译者为什么不用为中国人所熟悉的"风火眼"对译 conjunctivitis,"天行赤眼"对译 acute contagious conjunctivitis,"癥瘕"对译 globus abdominalis,"梅核气"对译 globus hystericus 呢?我想,译者是为了保持西医学体系的系统性、独立性和完整性,而不想让西医学在中国成为"非驴非马"的医学[8]。

然而,中国国内大部分汉英中医词典编者认为,只要所指大概相同,就可以采用西医用语,他们并没有想到,翻译经典古书,则西医化翻译就不能派上用场,因为容易将现代医学概念投射到古代去,掩盖古代作者原来的思想(保持古代的概念与奈达劝告不能保持语言形式的古老风貌是两回事)。总而言之,套用西医概念来代表中医概念,基本上等于混淆了中医现代化与传统中医翻译[4]。事实上,现代的中医学知识是通过将历代中医典籍中的知识系统化形成的,也就是说,现代的中医学读本和中医古典文献所蕴涵的知识,即现代中医学与传统中医学,其本质是相同的。

确定统一的英文中医名词术语标准的前提是对翻译原则和方法的一致认识。中医学是不同于西医学的系统、完整、独特的医学体系。不同的医学文化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在跨文化医学交流与翻译时,如果任意拿别人的东西替代自己的东西,把一种异质医学文化的"血液"输入到另一种医学文化的"血液"中去,这无异于往人身上输羊血,得到的不是医学文化交流,而是文化"凝血"。

纵观西医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史,就会发现西医学术语与西医学文化如影随形、须臾不离,而且西医学术语的中文译名也经历了一个由混乱到统一的漫长过程。早期西医学术语的中文译名就比较混乱,如 scarlet fever,就曾有红热症、红疹、疹子热病、痧病、花红热症、猩红热等多种译名。显然,译名的混乱不利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交流。1886 年,传教士医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会医生联合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简称"博医会"),承担了统一西医学名词的重任。1890 年 5 月,博医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大会,成立了名词委员会。截至 1913 年,博医会和名词委员会出版了 322 种医学书籍、教材,共计 38200 册,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医学术语中译名的统一起

万方数据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9]。现在,任何一本"英汉医学词典"中,scarlet fever 的中文译名均只有一个——猩红热。如《英汉双解医学词典》:scarlatina or scarlet fever noun infectious disease with a fever, sore throat and red rash, caused by a haemolytic streptococcus 猩红热(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表现为发热、咽痛和猩红色皮疹)[5]。

4　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应遵循唯一标准　通过隐喻、以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不仅陈述、建构了中医学理论体系,而且也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方法之一。鉴于大多数代表中医学专门知识的概念在中医典籍中首次通过隐喻、以类比的方式命名、形成,反映着中医学特有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是现今中医名词术语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具有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因此,笔者认为,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应遵循唯一标准——即反映中医学隐喻、取象比类思维模式的翻译策略和标准,这对于继承、发展、传播中医学至关重要。

西医东渐的时代,社会大背景促使有强烈强国愿望的人士出国留学、开展科技翻译、进行中文科技名词术语标准化等学术交流和语言沟通,并将这些措施视为国家科学界的生命线。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在中国,中医学不但在接受西医学的挑战之后存活了下来,而且还在教育、医疗、科研、对外传播与交流等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振兴与发展。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中医学是建立在全面反映着中医学史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的中医经典著作的基础之上的。"中医医史文献"是中医学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中医医史文献"研究还在为理论创新、临床实践、实验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灵感源泉。

中医英译是科技英语翻译的珍贵案例,肩负着对外传播中医药文化、知识与技术的历史使命,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课题。目前,传入西方的是一种简单肤浅的现代化中医学,而不是源于经典的中医文化。唯有跨越中西医学文化差异、采用反映隐喻及中医学特有的取象比类思维模式的翻译策略,将建立在中医典籍基础上的中医学及其负载的文化独立而完整地传入西方,中医学才能长期、持久地走向世界,逐步步入西方医疗、教育的正轨。

参 考 文 献

[1]　谢竹藩, 廖家祯, 刘干中, 等. 评《中医药学名词》中的对应英文名词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6, 26 (2):169-172.
Xie ZF, Liao JZ, Liu GZ, et al. Comments on the English equivalents of Chinese term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J]. Chin J Integr Tradit West Med, 2006, 26 (2):169-172.

[2]　Wallner Friedrich, Lan FL, Jandl Marti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Structure of TCM [C]. Volume 1. LAN Feng-li. Metaphor, Qu Xiang Bi Lei and Chinese Medicine. Fru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Forthcoming.

[3]　魏迺杰. 英汉汉英中医词典[Z].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22, 25.
Wiseman N. 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Z]. Changsha: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5: 22: 25.

[4]　魏迺杰. 中医西传与翻译问题[J]. 医学与哲学, 2001, 22(7): 51-54.
Wiseman N.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west [J]. Med Philosophy, 2001, 22(7):51-54.

[5]　Collin PH. Dictionary of medicine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613, 571, 516.

[6]　李经纬, 区永欣, 余瀛鳌, 等. 简明中医辞典[Z]. 修订版.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1:301.
Li JW, Ou YX, Yu YA, et al.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Z]. Revised ed. Beijing: China Pr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1: 301.

[7]　陈维益, 解皋鸣, 黄润生, 等. 英汉医学词典[Z].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315, 591.
Chen WY, Xie GM , Huang RS, et al. English-Chinese medical dictionary [Z].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4:315, 591.

[8]　兰凤利. 中西医学语言文化差异与中医英译[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6, 26 (2):177-180.
Lan FL. Linguistic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J]. Chin J Integr Tradit West Med, 2006, 26 (2):177-180.

[9]　张大庆. 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 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J]. 中华医史杂志, 1994, 24 (1): 15-19.
Zhang DQ. The uniformity of medical terms in early period: a review on the work of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J]. Chin J Med History, 1994, 24 (1): 15-19.

(收稿:2008-09-19　修回:2009-11-01)

万方数据